

The Depiction of Loneliness Consciousness in Biancheng 《边城》中对孤独意识的描绘

| Zhang Yi^{1,*} | Feng Xingli² |

¹Library, 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Changsha, China

²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Changsha, China

scholarzhangyi@163.com

3053613159@qq.com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en Congwen's representative work, *Biancheng* (Border City), is a very important work. This short story is inspired by *Xiangxi* and tells the emotional stories between several characters. It unfolds from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reflecting the loneliness of character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 not only from the author Shen himself, but also from his pursuit of idealized life forms and his display of the authenticity of life forms. So, how does *Biancheng* describe feelings of loneliness? What are the descrip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oneliness in *Biancheng*? W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describing loneliness? What is the writing value of depicting loneliness? This article will mainly us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nd comparative method, combined with concepts,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thematic studies, to qualitatively study these issues and attempt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explanation. This study not only benefit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hen Congwen's research, but also inspires people to rethink the depic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literary writing.

KEYWORDS

Biancheng; Loneliness Consciousnes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en Congwen; Thematics

引言

中国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和渊远流长，而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中国文化，不仅很好的体现了这两个特点，而且还以中华的语言文字为载体构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有所谓“鲁郭茅巴老曹”之说，以此来肯定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在其中的独特地位。过去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多是围绕着这些核心人物展开——这种文学史对“核心—边缘”的二分法，在文学史的书写中，造成了历史断片，即在时空上产生破碎的书写。此外，包括沈从文在内的大量现代中国作家，也因相关研究的相对缺失，而没有得到与之贡献相匹配的评价。幸运的是，学界的现状在最近数十年内逐渐有了改变。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 (2004, p. xiv) 不仅揭露了沈从文在 1988 年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 并且指出目前对沈从文贡献的评价是被严重低估的。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 创作于他文学创作的成熟期。其以 20 世纪 30 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 描绘了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情, 也讲述了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故事。最初有关《边城》的文学解读, 集中在作者的原旨理解之上。按沈(1936)自己的话来说, 创作《边城》原是为了创作“民族文学”和“农民文学”的作品。因此, 以今泉秀人(1992)和 Jeffrey C. Kinkley(1985)为代表的学者, 将这两种主题作为主要的解读角度, 并就此进行了探讨。一些其它的基于主题的探讨, 是在这基础之上的, 例如吴悦(2011)和刘生辉(2012)将《边城》以“传统的回归”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进行的解读, 便是“民族文学”和“农民文学”二者综合且发展的产物。目前, 有关《边城》的文学解读也更为复杂化和多元化, 并不再拘泥于原旨及其发展若干主题的发展角度探讨, 譬如小岛久代(1984, 1985)运用“爱”、“美”和“常一变”这些概念作为切入点的解读和城谷武男的“生命燃烧的悲剧”之说。这种趋势也反映了一种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包括孤独主题的解读也因此具有了可行性与合理性, 尤其是在其本身作为“一个古老到追溯至《吉尔伽美什》的文学主题”(Mijuskovic, 2012, p. 60 - 69)的背景之下。这些探讨集中于某些特殊的方面, 譬如陈笑雄(2012)探讨了《边城》中孤独主题的来源, 并将其答案归为“乡下人”在城市生活中的异样身份。但截至目前为止, 以孤独为主题的《边城》解读, 也局限于此——如果能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才能系统的诠释其中的真义。而心理学与哲学中“主体与对像疏离关系的心理体验”(田, 2005), 即“孤独意识”概念, 恰恰提供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诠释的基础。

对于学术界而言, 开展针对该领域的全新研究显得尤为迫切。这种迫切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该研究涉及对沈从文作品的文化与历史价值的新解读, 尤其在考虑到沈从文的贡献长期以来被显著低估的情况下。其次, 《边城》所展现的孤独意识在文学作品中具有独树一帜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其艺术表现手法的独特性上, 更在于其对孤独情感的深刻洞察。这种洞察不仅关联个人情感状态, 还与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及心理体验紧密相连。此外, 对《边城》的深入研究将为文学批评和理论提供新的视角与案例, 进而推动对文学创作中抽象观念描绘的理解, 这一点与 Han (2024) 在辣味描绘的研究意义高度一致。

接下来的部分中将从《边城》中有关孤独的描绘进行探讨, 进而分析这种描绘是如何形成的。然后, 从多个角度理解有关描绘的形成原因, 再详细探讨这种描绘的意义所在。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不仅涉及到《边城》的有关描绘以及其它内容, 还包括了沈从文的其它作品以及相关研究的文献。之所以收集并使用这些材料, 是因为本研究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

- (1) 《边城》中有关孤独的描绘有哪些? 这些又有有哪些特点?
- (2) 《边城》是如何对“孤独意识”进行具象化, 即如何对孤独进行描绘的?

(3) 作者为何会将“孤独意识”融汇到作品的书写中，使其形成有关孤独的描绘这一书写景观？

《边城》有关孤独的描绘，存在哪些意义？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所使用的定性研究，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和比较法，并在讨论方式上使用叙事描述并适当穿插了批判性分析。此外，它还选取了三种类型的文献：

(1) 《边城》。这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种是研究对象即有关孤独的描绘，另一种则是其它的描绘。其中，后者可以作为一种比较。

(2) 沈从文的其它作品。可以为文学作品背后的“知人论世”提供充分的研究材料，同时，其它作品有关孤独的描写也能提供一些对照。

(3) 相关研究的文献。可以借鉴其中的一些观点，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一) 文献筛选

本研究文献分别来自于中国知网 (CNKI)、超星数字图书馆、日本国立情报研究所 (CiNii) 和 Google Scholar。其中，Google Scholar 提供了一些中文与日文外的文献。在对来自于前述数据库文献进行收集后，进行了人工筛选，其筛选标准是：1) 研究结论与本研究主题有较高的相关度；2) 在发表过程中遵循严格的出版标准，研究具有可信度；3) 表述完整，其中的分析与方法清晰。4) 文献语言属于本研究中的两位参与者可以共同使用的文字，即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日文、德文、法文和英文。

(二) 研究中的主要观念、理论和方法

本研究所设计的主要观念、理论和方法，主要涉及到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和生态学这几个学科学科，其中，除文学之外的领域都是在文学批评的应用。接下来，将说明这些领域所主要运用的领域以及用到的主要观念、理论和方法：

(1) 文学。这个学科中所主要使用的观念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叙事的构成，并综合二者对叙事时间与叙事内时间的理论进行了应用——而这些理论源于“再现之物必须是可辨认” (迈纳, 1998, p. 67) 的断言和“‘时间—现象’存在‘想象界’” (拉康, 2018, p. 7-53) 的区分。此外，还运用了一些方法，包括了文本细读和叙事策略分析——这是建立在之前观念和理论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2) 哲学。这个学科中所主要使用的观念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前者“以人的存在为中心” (曾艳兵, 2006, p. 386)，后者则从个体直接体验和意识活动中获得原初直观认识，即“朝向事情本身” (Husserl, 2002, p. 51)。此外，还使用了 Jean-Paul Sartre (1996) 将存在视为自由、选择和责任之命题的理论和 Martin Heidegger (1960, p. 226) “使事物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的“现象学描述”方法。

(3) 心理学。考虑到研究的主题会与人物的人格以及发展 (无论是作者还是文本中的人物) 有关，这个学科中所主要使用的观念是人格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有鉴于

此，本研究将涉及到探讨个体关系塑造人格形态的客体关系理论。因此，对人物的探讨，不再局限于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述，还有对人格形态塑造过程的分析，尤其是动机因素在性格塑造中的作用。

(4) 社会学。这个领域是基于“见微知著”的视角，聚焦于两种观念，即社会的结构与变迁。这些观念综合指向的问题，即“社会变迁的动态过程中的冲突”（科塞，2007，578），恰恰是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对象。而关注在这种结构关系中进行互动的意义构建（人格），则是关注“自我—社会关系”（米德，1999，45）的符号互动主义理论所探讨的。而《边城》文本所构建的社会以及其中具有真实感的孤独意识，可以运用其原型，即有关湘西社会的田野调查资料来理解。

(5) 民俗学。这个领域中对民间信仰与习俗重视的观念，可以理解《边城》原型的湘西地区中对孤独感的独特表达。

(6) 人类学。在这个领域中，文化人类学领域的观念、理论和方法可以应用于本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关键词是习俗、礼仪、制度和地方性（列维—施特劳斯，2009，60；帕金，2017，115）。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探讨文化符号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理论——Claude Lévi-Strauss（1962）提出可以通过将文化现象体现“心智结构”（经验实体之下存在的模式）作为切入点，来发现群体中人的思维。

(7) 地理学。在这个学科中，焦点在于地理环境观念的应用。因此，一种地理决定论在本研究中得到了应用，即探讨文本中边城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状态，如何生成孤独感的。因此，需要运用到空间分析的方法，包括空间布局和地理位置以及由此生成孤独感的机制。

(8) 生态学。该学科中有关“人—自然”关系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以王莉娜和苗福光（2004）的说法，“人类的文化和自然世界联系在一起，影响着她并被她影响着。”因此，可以从对这种关系中的相互作用的探讨，去理解其中的孤独意识。也就是说，从有关生态的描写中，寻找到有关孤独的心态。

除了上述的主要观念、理论和方法，本研究还使用了上述领域的一些观念、理论和方法，但其更多为辅助性工具而使用，譬如心理学（具体而言是精神分析）中“意识—潜意识”的观念。

研究结果及探讨

研究结果及其探讨，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对应着前文提到的“研究问题”。

（一）《边城》中有关孤独意识的描绘及其特征

1.1 《边城》中有关孤独意识的描绘

《边城》这部小说深刻地描绘了个体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的孤独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内在情感的疏离。从人物形象构造与叙事构成之间关系来审视《边城》文本的叙事策略：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老船夫、翠翠，还是其他角色，都在不同程度上体验着与外界的隔离和内心的孤独。从符号互动主义理论的视角出发，老船夫的生活是从二十岁起就与一条小溪、一只渡船和一条小黄狗相伴——这种描绘构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的地理空间，缺乏与他者之间的符号交流，从而在事实上导致了他与社会的疏离。他唯一的亲人——女儿的早逝，给他的心灵带来了无法愈合

的创伤。而外孙女翠翠的婚事，成为他晚年的一块心病，他渴望为翠翠找到一个可靠的归宿。然而，当翠翠的情感倾向与他的期望发生冲突时，老船夫的沉默和观望，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不仅让他遭受了误解，也加剧了他与他人的疏远。翠翠的孤独则源于她出生时母亲便离世，成为遗孤，由年迈的爷爷抚养长大。她的成长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关爱和理解，这使得她在情感的萌芽期，只能独自面对内心的挣扎和孤独。老船夫的去世，更是让她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她的心上人傩送的离去，也让她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些案例中的“孤独”，不仅是“自我—社会关系”疏离的具象表现，更是存在意义丧失的直接体现——在存在主义的视角下，这种社会中它者的缺席抽离了自我存在意义的材料基础。在人格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视角下，老船夫和翠翠的生活经历，塑造了某种心理创伤——它可以被理解为人在面对生命消逝时所遭遇的存在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刻的孤独感。可以说，这种孤独，既是对个体生命经历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人类存在状态的普遍探讨。

1.2 《边城》中孤独描绘的特征

在《边城》这部作品中，孤独的描绘呈现出多样化和丰富的层次。小说通过细腻的笔触，捕捉了孤独状态的不同面貌，从而构建了一个立体且深刻的情感世界。

在《边城》中，孤独的描绘具有鲜明的想象性特征。一方面，小说的叙事策略通过构建一个充满诗意的乌托邦式世界，为人物的孤独情感提供了一个展现的舞台。这种创作手法的意图在于，通过虚构的幻象世界来构建孤独，进而在精神层面寻求一种超脱与升华。（郭，2019）这种理想化的描绘，不仅仅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更是对孤独状态的一种艺术化表达。另一方面，小说中的诗性语言，贯穿了人物的想象，消弭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界限。通过这种语言的运用，小说创造了一种超越现实的诗意空间，使得人物的孤独情感得以在更广阔的精神领域中展开——这显然是分析人物的内心体验和情感状态的现象学叙述。以小说结尾的一段描写为例，沈从文（2018，p. 126）通过充满诗意的语言，营造了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场景：“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段描写不仅展现了翠翠内心的孤独与期待，也体现了小说对孤独情感的深刻洞察和艺术化处理。

然而，孤独的描绘不仅仅局限于人物的内心情感状态，而是通过精细的笔触，构建了一个复杂的情感网络，体现了而是在叙事策略的结构框架中生成孤独感。这种孤独的互动性特征，是通过人物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来展现的。比如说“人—自然”关系中的互动是孤独感的一种体现。茶峒的地理位置偏远，交通闭塞，这种地理上的孤立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孤独的象征。而茶峒中日常生活中的周遭场景，譬如渡口的无人、溪水的流动、黄狗的陪伴等元素，都是对这种孤独状态的具象化表达。这些若干的孤独状态，在相互的交织和作用下，形成了一种整体的孤独模式。比如翠翠与祖父之间的相依为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孤独模式。尽管祖父尽力呵护翠翠，但年龄和性别的差异使得他无法完全理解孙女的内心世界——这种代际之间的情感隔阂，加剧了翠翠的孤独感。再比如翠翠与傩送之间的爱情关系，也充满了孤独与无奈——两人之间的感情受到了“心智

结构”（表现为当时当地的社会习俗）和命运的束缚，无法自由表达，这使得情感上的压抑和无奈及其导致人物孤独感的加深。也就是说，人物之间情感互动，使得孤独感更加复杂和深刻——这不仅意味着孤独不仅是个体的内心体验，也是社会关系和自然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边城》这部作品中，孤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个体心理状态、集体的社会变迁以及文化冲突紧密相连。这些矛盾冲突表现为外在的社会符号互动，即“自我—社会关系”与“人—自然”关系的交流——这不仅丰富了孤独的内涵，也使其更加复杂和深刻。个体心理状态的矛盾在翠翠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站在山头，她的目光穿越连绵起伏的群山，内心涌动着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向往着自由和冒险。然而，这种渴望与对故乡的依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害怕离开熟悉的环境，因为那意味着失去现有的一切，面对孤独和未知的未来。这种内心的挣扎和矛盾，使得翠翠的孤独感更加强烈。集体的社会变迁与文化冲突则在人物的人际关系中得到了反映。在当地的传统民俗中，爱情往往基于血缘、地缘和宗族关系，而非个人独立和自由选择。天保和傩送为了与翠翠的爱情而进行的“决斗”，正是个人选择的体现。然而，天保在唱歌时对弟弟的退让，却是出于对传统宗族礼教的尊重。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个体行为上，也融入到人物的孤独感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都在人物的孤独感中找到了体现。翠翠对自由的向往与对故乡的依恋，天保和傩送在个人选择与传统礼教之间的挣扎，都是这种存在于世必然发生的矛盾的具体表现。这些矛盾不仅加剧了人物的孤独感，也使得孤独感更加复杂和深刻。

此外，在《边城》中，沈从文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物的孤独，并将其中的孤独赋予了悲剧性的深度。小说中的悲剧色彩与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构成了一幅幅动人心弦的画面——如果观察每个人物，都能感受到这些悲剧，包括但不限于天保在亲情与爱情中不可兼得的人生悲剧、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和老船夫晚年丧亲并穷苦的悲剧。通过对多种悲剧性元素的渲染，不仅增强了小说中孤独艺术的艺术感染力，也使得《边城》中的孤独描绘更加深刻和动人。

显然，沈从文巧妙地将人物的孤独情感隐藏于他们的内心世界深处，这种孤独并不张扬，而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存在，不易为外人所察觉。人物的内心孤独通常被他们的行为、言语和表情等细微之处所透露，需要读者细心体会和感悟。例如，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翠翠的内心孤独被她的行为所体现：“翠翠明白那些捐钱人的怜悯与同情意思，心里酸酸的，忙把身子背过去拉船。”（沈，2018，p. 126）这一细节描绘了翠翠在面对他人同情时的复杂情感，她的内心充满了苦涩，但这种情感并没有直接表达出来，而是通过她的动作——背过身去拉船——间接地展现出来。沈从文（2018，p. 110）在旁白中对这种隐晦性的孤独描述进行了点评，进一步强调了孤独情感的微妙和不易察觉：“虽老船夫言词之间，无一句话不再说明‘这事有边’，但那畏畏缩缩的说明，极不得体，二老想起他的哥哥，便把这件事曲解了”。这里，老船夫的言辞虽然试图表达某种边界感，但他的表达方式却显得畏缩和不自然，这种微妙的情感变化，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无奈。通过这些细腻的描写，

沈从文不仅展现了人物孤独情感的隐秘性和复杂性，也使得人物的情感更加真实、立体和引人深思。

（二）《边城》如何描绘孤独意识

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初步探讨了《边城》中孤独情感的描绘方式。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孤独情感的呈现进行更为细致和全面的分析。

在《边城》这部作品中，景物描写与孤独意识的描绘紧密相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景物不仅仅是情感寄托的对象，更是转化为意象，成为孤独意识的重要载体。这些景物描写超越了单纯的空间背景，成为人物性格塑造和形象表征的关键要素。正如汪曾祺（1993）所言，这种描写体现了“人物的外化”。譬如与翠翠关系密切的河流，不仅是叙述故事情节的线索的具象，更是她内心孤独意识的意识流的体现。再比如边城周围那些遥远而高耸的山峦，它们既是边城的天然屏障，也是人物与外界联系的隔离带——这种地理上的隔离，成为孤独意识的真实写照。对于边城的人物而言，孤独不仅是一种心灵的自我保护，也是他们与外界联系断裂的直观感受。可以说，景物描写意味着孤独意识融入到小说的每一个角落。

这里恰好提及了《边城》中贯彻了孤独意识描绘的另一种描写，即心理描写——它通常被视为更为广义的人物塑造中的一部分。心理学中应用的现象学关注个体直接体验和意识活动，所以之前提及的景物描写可以理解为在境遇中压抑且痛苦中对周遭的直接体验。回到对心理描写的探讨中来，存在主义观点中人物的孤独往往反映了个体在面对生活选择和命运无常时的存在状态——这一点在 Ben Lazare Mijuskovic（2012, p. 60-69）的研究中得到佐证，他倾向于将孤独视为人类生活的局限性所意味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持续满足他们内在的联系需求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理解《边城》中人物的孤独意识为何会产生——地理的隔离、社会结构的限制、个人心理的矛盾等都是其罪魁祸首。正因如此，《边城》才会以其真实性而激发忠实读者的共情，而由此生发的魅力亦能吸引更多潜在的读者。

此外，《边城》中孤独意识的描绘也包括了叙事层面的描写——这一点往往被忽略。整部《边城》的主导叙事的叙事性身份，是叙事的第三人称视角——这与其中的所有元素使得读者与文本间人物的“自我—社会”关系被刻意的疏离，从而给读者一种陌生化的距离感，客观上体现了孤独意识。再比如叙事策略中的情节留白，小说中许多情节并没有明确的结局，这种留白手法让读者去想象和填补，从而增加了故事的开放性和人物孤独感的深度。

（三）《边城》为何描绘孤独意识

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重新审视沈从文对孤独意识的描绘，可以发现这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童年孤独意识的投射——这里隐藏着其人格及其发展。尽管沈从文出生于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但他的童年却是在孤独中度过的。在自传中，他（2010, p. 9）曾深情地表达了这种感受：“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对沈从文而言，学校教育并不能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对世界的

好奇。他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在学会用我的眼睛去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在生活中生活，我发现学校里无可比拟的乏味。”（Los Angeles Times, 1988）这种对传统教育的不满和对自由探索的向往，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沈从文在家乡的厌学态度并未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认同。在他的军旅生涯中，城市生活似乎也并未给他带来归属感。这种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的冲突，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譬如在他早期的文学作品中，有两个主要的专题焦点尤为突出：一是他亲眼目睹的国家的军事暴行和权力滥用；二是城市资产阶级的虚荣和虚伪。这些主题与他所描绘的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的平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Kinkley, 2004, p. xiv）。

（四）《边城》孤独意识描绘的意义

之前提到了在《边城》中，孤独感不仅是一种情感体验，更是一种深刻的存在状态，它渗透于小说的各个层面。之前所分析的诸种表现形式和内在逻辑，包括孤独如何与人物的心理状态、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相互作用，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共同塑造了小说中的孤独氛围都贯彻了孤独意识。这种孤独意识不仅体现在人物的内心体验上，更被提升到了对“真实的人生”和“何以存在”的存在主义思考层面。这种思考其实是根植于沈从文对自我的反思，譬如翠翠对心上人的等待其实也是沈从文对知音等待的投射——在中国文学中，这种投射是十分常见的，譬如《楚辞》中“香草美人”的比喻，就是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对理想境界的向往相结合，通过文学形式表达出来——Nasyanti（2024）的研究就表明，中国人在伦理追求上的善，乃是个体与集体之间至善至美的“和”。沈从文的文学观也体现了这种思想——因此，他将文学视为对人生和自然的另一种解释和注脚。在对闻一多诗歌的评论文章中，沈从文（1930）曾表示：“诗是人生与自然的另一种解释”。这表明，他认为文学不仅是对现实的反映，更是对人生和自然的深层次理解和表达。

在存在主义的视角下，沈从文的《边城》及其后续作品，通过以湘西为原型的地点描写，深入探讨了人的存在问题，即“何以存在”的问题。这些作品从传奇故事转向历史经验的叙述，将人物的活动嵌入具有历史性的“经验断片”中，细致地展现了湘西古老社区在面临现代转变时的生活状态——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心理和观念层面上的现代惊奇与眩惑，更深刻地反映在地区权力关系和道德秩序所遭遇的冲突与危机，形成了与传统伦理不同的图景：一方面，小说中的边城位于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带，人物在文化认同上的不确定性和边缘性，成为孤独感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边城所代表的农村与所谓的“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湖南西部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文化碰撞导致的农村人民生活方式、生活足迹和历史命运的变化，促使人们对“被抛入‘无’的‘现代状况’”进行深刻反思（Kinkley, 1985; Heller, 2005, p. 85）。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沈从文作品中的“创造性的混乱”体现了地方语言、自然主义的口语对话、古典汉语形式以及西方文学的影响（Oakes, 1995）。在这种语言的混乱中，人物的迷茫和困惑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因此，《边城》中的人物其实是对“存在一意义”等同性的体悟及其展现，还是“真理在人的整个一生中的存在选择中显现”。（Heller, 1993, p. 21, 257）这些人物的纯真

可以被视为一种本真性，而本真性则是“忠实于自己”（Heller, 2005, p. 314）的体现。小说中的角色，或者说是拥有孤独意识的人，不仅是面对孤独的主体，更是理解孤独的一个窗口——不仅社会和自然环境下人会走向必然的孤独，而且即使在纯真与和谐中个体生存依然存在孤独状态的本质。《边城》则是从这些角色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其中的孤独意识。这些角色面对孤独，有着各自的精神走向——而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在于积极的总体态度，虽然其中缺乏着反抗精神。面对孤独意识带来的种种痛苦，这些角色拥有者坚韧的表现，这正是他们寻求自我，找寻人生价值和真谛的体现。也正因如此，《边城》带有悲剧色彩——这里的悲剧不再局限于情节或者说其中人物的悲剧，还有在揭示个体的孤独意识的过程中对人生真实面貌的暴露。其中，孤独意识不仅仅是由悲欢离合所带来的情绪，更是一种贯穿人生的疏离感与无奈。从这个角度来看，《边城》中对孤独意识的描绘所拥有的意义，不仅仅是抒发作者有关孤独意识的独特感悟，还有吸引读者得以重新思考人生个体存在的价值以及如何面对其中孤独的问题。可以说，《边城》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孤独意识的描绘——“本真的自我”的主题，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

总之，沈从文的孤独意识中所蕴含的，不再仅仅是对自我个体孤独情感的体现，更是对当时当地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的深刻思考，以及由此产生的独到见解。

除此之外，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审视，也可以理解沈从文为何描绘孤独意识和选择如此的意义，即某种唯美主义的动机——即对文学作品中内容和形式上美的追求。在《边城》中，沈从文通过细腻的笔触，将孤独意识融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使得孤独不仅是情感体验的一种状态，更成为推动情节发展和深化人物性格的重要力量。这种孤独意识的描绘，从内容上来说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情感层次，也加深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后者意味着通过孤独意识的描绘，展现了人物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变化，反映了个体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对孤独意识的深入挖掘和艺术表现，增强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而从形式上来说，他运用富有诗意的语言和独特的叙事技巧，创造出一种既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又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世界——这使得《边城》不仅在情感上给人以美的享受，也在思想上引发读者的深刻思考。

结论

文学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它伴随着人类的语言和思维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言为心声”，说明了文学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文学不仅与每个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它还在塑造民族精神的同时，积淀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各个民族文化的独特标志和精神支柱。

而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中，可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其中，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一些文学大家。而出生于湘川黔边界的沈从文，成为了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代表作《边城》，也被视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作品。这部小说以乡土淳朴的风土人情、人性的善良美好和感人至深的故事，成为了中国人文学记忆中的一部分。

《边城》中对孤独意识的描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当运用广泛的跨学科理念、理论和方法进行考查之后，相关的探讨被分为四个问题：《边城》中有关孤独的描绘及其特征有哪些？《边城》如何描绘孤独？《边城》为何描绘孤独意识？而围绕着这些问题的探讨，成为了对《边城》的新理解。

这些理解具体而言，可以总结为一些观点。首先，《边城》中的孤独意识描绘是几乎贯彻全书的，既是对个体生命经历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人类存在状态的普遍探讨。其次，这些描绘具有想象性、互动性、矛盾性、悲剧性和隐秘性的特征，这也意味着《边城》捕捉了孤独状态的不同面貌，从而构建了一个立体且深刻的情感世界。再次，《边城》运用了景物、叙事、人物和心理等方面的描写，细致并全面的完成了对孤独情感的呈现。最后，这些描绘不仅是自我个体孤独情感的体现和当时当地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的深刻思考及其独到的见解，还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写作中某种唯美主义的动机——它使得《边城》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

综上所述，得出这项研究的核心结论：《边城》通过细腻的笔触和跨学科的视角，深刻描绘了个体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的孤独状态，展现了孤独意识的想象性、互动性、矛盾性、悲剧性和隐秘性，构建了一个立体且深刻的情感世界，从而不仅反映了个体生命经历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人类存在状态的普遍探讨。

可以说，《边城》中对孤独意识的描绘对于这部伟大的而言是增色不少的一——无论是形式上的还是内容上的。作者在这些描绘中精巧的构思和无意识的书写，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边城》作为沈从文研究的核心，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沈从文及其作品的历史评价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如今，沈从文的作品以前所未有的形式传播着，甚至海外也拥有了数量不可忽视的读者和研究者。

此外，《边城》亦可被视为描绘孤独意识的文本，为理解孤独意识及其与文学书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原始材料。通过对《边城》中孤独意识描绘的管窥，《边城》涉及到前述问题的答案可谓昭然。学界若是以本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其它文学作品中有关孤独意识的描绘及其与文学书写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在新的视角中得出新的观点，这将有助于重新审视这两个问题。

参考文献

- [1] Han, J. (2024). The Sense Shaping of Taste in Composite Writing-- An Example of "Spicy" Presentation. *Sinoling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2), 139-151.
- [2] Heidegger, M. (1960). *Sein und Zeit*. Max Niemeyer.
- [3] Heller, A. (1993).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gments*. Blackwell.
- [4] Husserl, E. (2002).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916096>
- [5] Kinkley, J.C. (1985). Shen Congwen and the Uses of Region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2), 157-183. <https://www.jstor.org/stable/41492809>
- [6] Kinkley, J.C. (2004). *Selected Stories of Shen Congwen*.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7] Los Angeles Times. (1988). Obituaries: Shen Congwen; Chinese Author Provided Vivid

- Picture of Rural Life in Chaotic Era. *Los Angeles Times*. Retrieved June 27, 2024, from https://articles.latimes.com/1988-05-14/news/mn-2727_1_shen-congwen
- [8] Mijuskovic, B.M. (2012). *Loneliness in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Literature*. iUniverse.
- [9] Nasyanti, P. (2024). How Can Man Become Virtuous from The Confucian Perspective. *Mandarinabl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 (1), 76-87. <https://doi.org/10.20961/mandarinable.v3i1.1093>
- [10] Oakes, T.S. (1995). Shen Congwen's Literary Regionalism and the Gendered Landscape of Chinese Modernity.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77, 93–107. <https://doi.org/10.2307/490481>.
- [11] Lu, Y. (2022). Chinese Storytelling in Domestic Animation Fil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Take the Movie "Nezha" as an Example: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国产动画电影的中国故事讲法——以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 *MANDARINABL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2), 75-82.
- [12] Lévi-Strauss, C. (1962). *La Pensée sauvage*. Plon.
- [13] Sartre, J.P. (1996). *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 Gallimard.
- [14] Shafira, V., & Rui, C. (2023). Semiotics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on Chinese Culture in Sony Pictures Animation Film Wish Dragon Movie. *Mandarinabl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2), 86-103.
- [15] 陈笑雄.(2012). 论《边城》里的孤独意识.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5, (3), 82-84.
- [16] 郭亚琪.(2019). 论宫泽贤治与沈从文孤独意识之超越. *农村青年*, 21, (4), 58-61.
- [17] 赫勒. (2005). *现代性理论*. 李瑞华译. 商务印书馆.
- [18] (Imaizumi)今泉 秀人. (1992). 「边城」・伝達の物語--沈從文と民族意識. *関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紀要*, 13, 143-163.
- [19] 科塞. (2007). *社会思想名家*. 石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 小島 久代. (1984). “边城”試論--沈從文文学に於ける愛と美. *都留文科大学研究紀要*, 21, 59-68.
- [21] 小島 久代. (1985). 沈從文文学に於ける“常”と“変”--「边城」と「長河」をめぐって. *東洋文化*, 65, 157-189.
- [22] 拉康. (2018). *父亲的姓名*. 黄作译. 商务印书馆.
- [23] 列维—施特劳斯. (2009). *忧郁的热带*. 王克明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4] 刘生辉. *沈从文小说中的孤独意识*(硕士论文).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 [25] 迈纳. (1998). *比较诗学*. 王宇根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6] 米德. (1999). *心灵、自我与社会*. 霍桂恒译. 华夏出版社.
- [27] 帕金. (2017). *身处当代世界的人类学*. 王铭铭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8] 城谷 武男. (2004). 『瞥見沈從文: 翻譯集』 サッポロ堂書店. 内山書店.
- [29] 沈從文. (1930). 論聞一多的死水. *新月月刊*, 5, (2), 95-115.
- [30] 沈從文. (1936). 習作選集代序. *國聞週報*, 13, (1), 35-39.
- [31] 沈从文. (2010). *从文自传*. 岳麓书社.
- [32] 沈从文. (2018). *边城* (纪念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 [33] 田晓明. (2005). 孤独：人类自我意识的暗点：孤独意识的哲学理解及其成因、功能分析. *江海学刊* (南京), 30, (4), 223-229.
- [34] 王莉娜, 苗福光. (2004). 生态批评述评. *山东外语教学*, 25, (4), 53-56.
- [35] 汪曾祺. (1993). 又读《边城》. *读书杂志*, 30, (1), 3-9.
- [36] 吴悦. (2011). 川端康成と沈從文における伝統への回帰—「古都」と「辺城」の比較を中心として. *多元文化*, 11, 15-28.
- [37] 曾艳兵. (2006).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